

香气

海男
著



长篇小说

中国新状态丛书

沈阳出版社

中国新状态丛书

香气

海男 著

未
凡
主
编

■ 沈阳出版社 ■

香 气
XIANG QI
海 男 著
未 凡 主编

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
(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南翰林路10号)
新华书店经销
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1995年5月 第1版
印张:14.5 1995年9月 第1次印刷
字数:307 千字 印数:1—6000

责任编辑:未 凡 薛劲松 封面设计:西 里
责任校对:晓 雪 版式设计:西 里

ISBN7-5441-0315-3/I·89 定 价(软精装):18.80元

目 录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

○香 气

○第一章 唱歌 (3)

○第二章 恐怖..... (51)

○第三章 镜子..... (95)

○第四章 花园 (139)

○第五章 伴侣 (180)

○第六章 缅怀 (213)

○奔逃的女妖

○一 星湖岸上的小镇 (273)

○二 外省的习俗及变化 (319)

○三 爱情是一个故事 (365)

○四 安慰者 (411)

香

气



第一章 唱歌

白色的沮丧呵，白色的沮丧呵
绕过成堆的人体，限制了我们的目光
白色的沮丧呵属于未来的错误
我紧抱我的书，维持着直立的双腿
白色的沮丧啊，满足了古老的睡眠

——摘自诗《照耀》

苏昆推开门去。他房屋的门发出一种令人心颤的古木味，远比旅途的冷杉、桃树和葵花以及南方盆地上的稻穗更加亲切。嗅到这气味的只有他，只有他最熟悉房屋是一座古旧的城堡，是他读书，夜晚了解寂寞和景色的地方。毕竟，他的最后一次旅途终于完成了。他把这次旅程当作最后一次是有原因的。

他站在屋的中央，像个从隐隐闪开的幕帷后面走出来的影子，无声、小心、静谧的影子。好久以后，当他站在中央喘了好几口气以后，苏昆才意识到回来了。究竟是在什么时候，苏昆意识到衰老的信号，从膝盖的骨头里发出吱吱嘎嘎的压抑声，发出夜晚震撼着楼房的噓噓声……不同于呼吸中宁静的暗灰色……更不同于皮肤中纵横交错的痕迹……这些都是衰老的征兆，是突然霜冻或者大地结冰时的暗示。苏昆的手和脚都有些僵硬，他试了试脚踝里的响声，那些从前力量的旋律突然暗哑、消

失、不见了。当他穿过那些喧嚣的街道走来时，天空中飘拂着红褐色的晚霞，他禁不住倍加热爱这座多年居住的城市，心底的感慨像夏天的热气。

好啦，现在又是这个家，没有一个人，唯有他熟悉了多年的气息。这个环境养育了苏昆的全部时间。他走进卧室面对直立的镜面，赭色的斑影和明亮的光……他觉得自己在镜面中像一只云雀，衰老已久的云雀。他不觉得沮丧，像一只云雀有多好呵！从前，他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觉得自己像一匹马、一只兔子、一只猫……现在像一只云雀。为了恢复平衡，他又移动了一下步子。像一只云雀……好极了。像一只出生在另外一个旧王朝，在新时代死去的云雀……云雀……他倏然觉得自己的头发是云雀的羽毛，而两臂哩，他微微扬起手臂……两臂自然就是云雀的翅膀了。他哼起一支只有自己听得清楚的从少年时代就学会的那曲调，苏昆身上保留着的忧郁随呼吸溢出。窗外的晚霞使他的面孔更忧郁了。然而，他似乎无力量摆脱那镜面，也就是摆脱不了对那只云雀和翅膀的指引……他现在又回忆起来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凌晨，也就是冒着灰色的雾去看那女人的情景。女人，他一生接触了多少女人？他从来就没有仔细地回忆过女人。原因是匆忙和诗歌，原因是新的不断的困扰、新的感情。他突然想起一个女人的脖颈，仰起头时颀长、白净、活跃、虔诚的神态……从那个女人的脖颈想到黑沉沉的夜。苏昆的神经痉挛了……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大空虚，从空地袭来。这种空虚、独立、固执，让他措手不及，没有准备，也来不及准备。甚至是十分残酷。苏昆又看了看那镜面，云雀似乎脱离了镜面，永远消失了。在镜面中是好几十年的大雪，或者就是六十多年的大雪和雾，类

似在幻想、梦幻、诗歌抒情时代那种恶魔般的折磨。苏昆走到镜子前，他想伸出手去接触前面的波光……他的手是脆弱的，但摸到了。他有一种更加奇异的感觉：在镜面上有一种死亡的光焰，并且是从自己的气体中显现出来的。

死亡，就是那在多少年前逝去仍然在眼前舞动的火焰，那就是死亡。死就像火焰一样。

苏昆的皮肤更加苍白了。从橙黄色的吊灯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疲惫的诗人完全陷入了回忆。他目前面临的一件事就是回忆。也就是这样。当苏昆的目光从镜面收回时，回响在心底的温情是一种渴望。

我必须回忆。

苏昆在内心嘶喊着，宛如在清风吹拂的走廊握住一个陌生人的手那样满脸通红。

好长时间过去。苏昆仍然坐在沙发上。他突然孩子似地呜咽起来，嚤嚤的声音从他手指缝间传出，像咒语抛在屋内。

从苏昆的背影看上去，就像蜷曲在宫殿中的一只忧伤的兔子。五十多年前，不，是六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夜，苏昆就在一片诞生宫殿的城堡平原上诞生了。苏昆生出来时，大地朦胧，他仅是一团小小的肉，难看极了。他的母亲忍着剧痛将这个孩子裹进黄颜色的襁褓时，大地上的星星正隐去光亮。她那19岁的母亲根本就没有想到那团血肉就长成了一个男孩。18岁的母亲当时尾随她的情人流浪到平原上创造了苏昆。以后，他的母亲和父亲先后被旧时代的瘟疫夺去了生命。那年冬天，雪水和冰

弥留在田洼和平原，15岁的苏昆趁着微起的大雾开始了他人生漫长的生命体验。

云雀，苏昆抬起头来，似乎听见了云雀又飞来……他为刚才的呜咽而羞惭。这是他的目光，从前落在儿子的鞋面上，他想到儿子就想到了他们鞋子的尺度，仿佛想在这些距离中为自己找到位置，哪怕是一点儿搁放目光的位置……那个在心扇中的特殊空隙，留下苏昆的笔记和诗歌。在那紫丁香温暖城市的时候，第一个儿子苏环从苏昆的笔记中发现了蝴蝶和树叶，3岁的儿子吵着跟父亲要这些枯萎的小东西……蝴蝶和树叶满足了苏环的好奇心，这个幻想的儿子最后也像父亲一样，接受了天空的露水和草叶。从敞亮的窗户中接受了情感的无限的语辞。昼夜交替，在四季更迭中承受了父亲给予他的唯一血液。他记得那是4月，苏环将一页诗笺遗留在地板上，苏昆拾起它后，苏环站在墙角，怯怯地笑了，那是8岁儿子的笑，将一组景色变成长椅、祷告和流水的句子让父亲惊讶：天啊，我的儿子才8岁。然后，他看着儿子从这道门步向那道门，在儿子的游戏中，苏昆的浪漫之情接踵而至——他把儿子的句子看成了生活。他还记得儿子8岁时的句子：泉水从天边来，从天边来的泉水，到我的门口来，泉水就是树叶和蝴蝶……在这样的句子中父亲的心感受到了刺激：这是我血液的传统的延续。他经常在儿子的句子中这样骄傲。

午夜又到来，苏昆的思绪有些疲惫。他冲了一个热水澡，从进入卫生间的那一时刻，他就激动起来。这是第几次了他记不清，当他进入水声中，他就会看到米兰的体态。

那是米兰的笑声：“你过来，帮帮我把头发用带子捆

起来。”米兰的长发在蒸汽水中沐浴出来，使年轻时代的苏昆感到欢畅，他站在角落，然后走入这个女人的身影之中。从在河流中游泳的那天遇到米兰后，他就喜欢看米兰在水中的情景，后来，他将米兰带到这座城市后就不能到河流中去了。米兰将河流换成了浴缸。19岁的米兰独自走进卫生间，她刚一走到浴缸中，苏昆就听到米兰拍打水的笑语：“昆，你快来，帮帮我。”说不清那是午后还是夜间，米兰经常在水中一呆就是几小时，而苏昆就那样仔细地看米兰，然后用大大的绿围巾包裹着米兰，将她小心地放在床上或者将她的赤脚套在鞋子里。

眼下，苏昆的头被水冲刷着，洗涤着记忆和疲惫。往往是那些和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东西打扰着，惊动着诗人。苏昆越加困倦了，他来到卧室，仿佛渡过了一条从前的河流。这条河流把记忆和女人载走了。

他提醒自己：让我尽心尽情地回忆。从那座小镇开始，从捕捉到蝴蝶和树叶的下午开始。“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不会离开我，他们才不会丢下我独自而去。人只有这样绕开许多道又回到原来的地方。这多好啊，回到原来的地方。”苏昆的内心在细诉着，慢慢找到了在卧室中的灯。他脱去鞋子躺在床上……他关了灯冥想着，闭上双眼……就这样，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座房子……对房屋和空间的热爱使苏昆从少年时代就珍惜房屋周围的自然环境。就这样，到那最深处去，到采摘蝴蝶和树叶的自然环境中去……总之，一定要到那最远最远的地方去。这样，用不了多大劲儿就能看到那位少女，到她身边，藏在树篱后面看她朝着花粉呼吸时大声说：“喂，你不能呼吸花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会弄坏你的漂亮鼻子。”

苏昆的双手托住头，呆在夜中。他最喜欢这样冥想，逸出半夜星光投射着他的脸庞，到了一个新的，不为人知的地平线上。这就是改变生活的又一信号，连两个儿子的面孔都模糊不清了。他们在寻找什么？找什么？等什么呢？他们年轻的身影使苏昆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一想到儿子的生活行为，以及步伐、行装都令苏昆慌乱，他们与他大相径庭。实际上，他将他们一一诞生在世界上，只留给了他们时间。更多的东西和空白都给予了儿子们自己去调整、掌握。他把这一切称为——学习。这就是诗人，给予儿子们的原则。

夜色浓郁……可怕的浓郁……这一切上升后，苏昆的思绪仍然在儿子们身上。

在他们的父亲冥思的时刻，这座城市的西郊住着 25 岁的诗人苏环。他和他的房子有着一一种古朴、典雅的痕迹。这座房屋是我们国家不大容易见到的建筑物。不过，因为它存在着，房屋便成为一种风尚和岁月的象征。他住在情人马丽的这座楼上已经有多多年了。这是马丽的父亲遗留下来的唯一财产，留给他的女儿后，父亲就逝世了。现在，这座楼房更多的时间是他一个人居住，马丽在城里一所中学教书，现在苏环喝完了一杯桔子水，头有些晕，他一直感到头在昏厥。有时候他站在阳台上眺望对面的窗户时，感到那是一些童年时代晃动不息的积木房子。他的童年是悄悄呆在父亲的书屋中度过的。他从来没有见过母亲，12 岁他从父亲的一本诗集中发现了一张照片：那个梳着大辫子的女人忧郁地站在浴缸前面，

半裸着……一张古旧的黑白照片。典型的美人。他肯定这就是自己的母亲。母亲的形象使他一开始就铭刻下来，不可忘怀。有一次，他看到父亲喝醉酒归来，当父亲坐在卫生间呕吐时他忍不住问父亲：“那个大辫子姑娘是在这里拍的照片吗？”“大辫子姑娘……你知道大辫子姑娘是谁吗？大辫子姑娘是谁吗？”苏昆从卫生间出来，倚靠着窗台，12岁的苏环站在父亲的对面，他看着父亲实际上是在幻想着大辫子姑娘是谁。

“大辫子姑娘是我的母亲。”

他肯定地说。父亲的酒意渐渐退去。

“苏环，我的儿子，你知道，那一天阳光灿烂，在河流的岸上……一层层树叶下……是一层层的金黄色树叶……当时，她的双眼灿烂，是一种异常罕见的灿烂……而那些金黄色树叶却忧郁极了……我们就是在这一天形成了你……我的儿子，你懂吗？瞧你的眼睛，苏环……”苏环离开了重复着、叙述着层层树叶上面的母亲、父亲嘴里的母亲。

几乎一开始就是树叶和树叶在苏环的额前闪烁，弄不清是上帝还是父亲的空间，使苏环迷恋关于树叶的种种设想。当父亲有一天带回来第二个儿子苏锐时，他的这种感觉就进入到迷恋和沉醉中去了。父亲牵着苏锐的手对苏环说：“喏，这是你的弟弟，你要爱他。”比苏环小两岁的苏锐当时手里抱着金黄色的小画箱，他看着苏环，纯净得一尘不染。以后，他们两人各居一室，除了学校之外，他们就在房间里，两间房互相凝视，阳光却把它们分为西边和南边。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一段时期使两个少年聚会。苏锐在颜色中渐渐长大了，他的额头宽得出奇，天长日久之后更加舒展。有一天，苏环看着



他的前额说：“锐，我们俩像吗？”俩人站在镜子前面，他们同时摇了摇头。苏昆推门而入。看见了俩兄弟站在镜子前面的情景，这是十一月下旬的初冬，房屋中已经很冷了，他看到苏环比苏锐要整整高出一头，他明白这是米兰的缘故。米兰的儿子是独具一格的。她那游泳的身段为她的儿子创造了体型和健康。而苏锐是在另一种环境中诞生的。那次突然袭击而来的大悲恸，他被抛在西北荒原上——那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周围有羊群和草原……他拥抱那个女人时看到她身后簇拥的羊群，羊群在大草地上奔跑。在女人告诉他体内已有他的孩子时，他那强烈的忧伤使他恶心。从那一年开始，这种恶心就伴随着他，这就是苏昆的某种疾病之一。

苏环和苏锐在镜子里看到了他们彼此的嘴唇和肩胛，苏环显然要健康些，苏锐有些清瘦，额头突出。苏环喜欢苏锐的额，而苏锐却盯着苏环的眼睛。在这种关系中，偶尔，他们也会看到共同的父亲出现在镜子中。父亲的身影出色、高大，无论他穿任何一件衣服，都有一种让人敬畏的东西。而父亲在镜子中一闪就消失了。他让他的儿子们留在镜子中，两个少年，他们的目光从镜子中离开时，现实像阳光一样涌了上来。他们去公园、附近的城堡和郊野度过其余的少年时代。后来，那一天似乎很突然，苏锐背着画箱对苏环说：我要走了。苏环没有阻挡，他看到在镜子中的他们两人成了青年。然而，当他看到苏锐的影子从镜子中消失时他却控制不住自己，但他却没有任何行动。他想：苏锐也许早就有要走的计划了，他们俩躺在某一处的草坪上时，苏锐经常说：“我的最大愿望就是经常去一些陌生的地方。”锐是该走了。他最无奈的是如何将锐走的消息告诉父亲。第二天吃早

餐时，父亲发现了苏锐的空席。苏环悄声说：“锐，昨天走了。”父亲搁在餐桌上的手臂痉挛了一下：“锐，他什么也没带走吗？”“没有，不，带走了画箱。”

门被风吹开了，苏环去关门。他看到一个女孩裹在黑色的大衣里。

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女孩的声音像树叶滴水时的噓噓声。他看着女孩点点头。

“我被这房子吸引了，所以，下决心来看看。”

“什么时候发现它的？”

“有好久了，春天的时候……你是这房子的主人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主人是男人还是女人？”

“女人。”

“女人住在这房子里是愉快的。”

“你喜欢这房子？”

“我从下面看着这栋小楼就像看着父亲对我描述的情景。”

“那情景是什么？”

“跟这里完全一样。白色的墙壁，有不多的大窗户。窗布很大，你看这些窗布，很旧了。但符合房屋的时间关系。我从小就喜欢房子，我是设计师。我正在一片荒草地上设计房子……”

“在荒草地上设计房子……”

“好吗？”

“我无法想象。”

“你如果感兴趣的话，跟我去看看，好吗？”

在荒草地设计房子。他有些激动，跟着姑娘来到荒草地。其实，这片荒草地就在附近。然而，苏环竟然没有发现它。苏环咬着双唇，某些时刻，他总是这样。咬着双唇，他的皮肤、肌肉和心脏就会平静些。他站在荒草地上，冷风吹来，他不明白，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在荒草一片中设计房屋？为什么要将人迁往这里，破坏这片平静、荒凉。

“你喜欢这个地方吗？”

“不喜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它不适宜盖上你的大楼房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让荒草永无休止地存在。”

他很感激姑娘能理解他的意思。她身穿秋衣，好像整个的藏在黑色中，只有白色的鞋子，非常坚实地与地幔上的荒草相衔接。她的脸颊跟雪一样白，通过交错的身影可以看见她那么纤弱。苏环想：我跟一个姑娘来到她要设计房屋的荒草地……他听见荒草中有黑鸦扑动翅膀，好像是一群黑鸦，虽然很远却清晰。

“你听见乌鸦声了？”她问。

“别说话，听它们的声音。”

“乌鸦已经从荒草地上拍翅膀飞走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乌鸦要飞翔，只有到晚上才回来。”

“你第一天到荒草地就发现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害怕吗？”

“不害怕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用不了多久，等我的房屋设计好，这里就将动工。有时候，我害怕这片荒草地消失。当我承接这项任务后，我驱车第一次来到荒草地时，我看着阳光来临，许多鸟在这里繁衍，我觉得我似乎没有勇气让这里盖上的大楼，供人群居住……我害怕。最后我却开始了构造这座房屋的幻想。当这里出现楼房后，你知道这一片房屋全是公寓，出售给私人，我很想到这片房屋中居住。这样想好以后，我仍然害怕……不过，这座城市已经没有空地了……我们只有一块一块地搜索空地，盖上房屋……父亲在我年幼时就有了这种朕兆，但他仍然教会我设计房屋……”

苏环不知怎的来到姑娘身边，他看见她的手垂直下来，在荒草地中拂动。他想把那垂直的手臂拉过来放在他的手上，他这样做了。姑娘感到有些突然，但仍然将手给了他。两人站在荒草上。由于姑娘的声音，他对荒原上的每一根草都充满了怜爱。

这一切都陷入了荒草地。当他们回去时绕过了一片废墟。这一切都是姑娘领他去的，他觉得天地在宁静地下沉。

“你对这片地方很熟悉？”

“我每天都跟空地联系着。”

她扬起头来时很迷人。然而，她的黑色大衣却为这一大片郊野增添了更多的阴影。这阴影只有诗人看得见。他跟着姑娘，到了另一条大路上，到了分手的城市路口。

“你如果来荒草地可以来叫我吗？”苏环隔着风声问她。她没有听见，还是听到了。

他思忖着，必须到那更模糊、更遥远的岛屿上去，它不像往日呆在房子中读书，写作。

目送着黑衣女人往胡同走去，苏环有些忧虑：我还